

歷史演義

中興平檢記

卷之三

集成書公司刊印

宣統元年臘月出版

中興平陰記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吳興嚴庭樾
校閱者 集成圖書公司編輯所
印刷者 集成圖書公司印刷所
點石齋

發行者 申昌書店
開明書店

版權有所

中興平捻紀卷三目次

第十四回

張落刑糾衆桐花嶺

第十五回

李續宜夜破張落刑

詹啟綸計擒龔必達

第十六回

惡貫盈僧王斬巨逆

善人堡地洞縛軍師

第十七回

射密書柏融反正

掃匪穴仇逆成擒

第十八回

中興平捻紀卷三目次

張總愚尋仇顏家莊

僧親王戰歿曹州境

第十九回

併餘孽粵匪併撫匪

分竄道東股分西股

第二十回

曾侯相節制三省

王衍慶獨當五河

中興平捻紀卷之三

吳興渭臣嚴庭樾編

第十四回 張落刑糾衆桐花嶺

龔瞎子授首松子關

却說勝營大將福春許起豹。救了苗沛霖父子。接住賊兵斬殺。不防張落刑龔必達擁全股悍匪殺到。寡不敵衆。遂致敗挫。退至一個地方。又見前面樹林之內。伏兵大起。只是認賊黨埋伏在此。吃一大驚。及至定睛看時。旂號分明。正是自己人馬。原來勝欽差得了沛霖報信。早料到玉成黨羽衆多。必定有人來劫。便升帳發令。先遣記名副都統穆騰阿。記名道陸棣華。各率四千精兵。分爲兩路。伏於要道森林之內。以便接應衆人。續派福春許起豹率兵沿路往迎。衆將得令。各自分頭前去。果然不出所料。捻衆奮勇追來。穆騰阿

等派人望見。亟忙放起號炮。殺出林來。福春等見了。救星心下既安。勇氣自倍。重復回兵冲突。陸棣華從別路兜抄。率兵鼓噪鳴金。橫截賊兵而出。須知匪衆初時追趕。沛霖奔跑了八九十里。又遇官兵。戰鬥了多時。兵力已乏。都是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怎禁得兩枝生力精兵。橫冲直撞。合戰未幾。已都四分五落。棄陣而逃。仇正懷雖然勇猛。但黨衆先退。亦是獨力難支。龔瞎子亦戰不住。穆騰阿心中暗想道。爲了他人的事。莫要傷了自己的性命。況且我這兩只眼睛已祇剩一隙之微。若再受磕碰。可就保不住了。還是走爲上着。落刑見到此地位。料想劫不得玉成。心早冷了一半。當下三個匪首。一齊撥轉馬頭。匆匆向東南逃去。官兵追殺了一程。斬獲無算。天色已晚。便令鳴金收隊。衆將官整旅回營。那發落英逆之事。另載粵匪紀中。茲不復贅。苗沛霖。

父子將功贖罪。開復原官。豈知狡桀性。或復謀反叛。於同治二年伏誅。表過不題。再說龔仇張三捻首受了敗仗。驅率殘兵奔至舊黃河渡口。依舊渡過南岸。紮住營棚。檢點匪黨傷亡。至六百餘名。且失去快馬八十四匹。龔必達身受槍傷。呼痛不止。衆匪首垂頭喪氣。互相抱怨。都說爲了別人的事。倒累得自己傷兵。這是何苦呢。當晚置酒散悶。傳杯痛飲。仇正懷說道。張總愚大哥。久無來信。不知勝負若何。我們左右無事。何不同往一視。且現在官軍勁旅。都集于江皖之交。北地必應空虛。若渡河亟往。或能得志。張落刑道不然。北方爲畿輔之區。安有一無防備之理。今曾左李鮑諸軍雖羣集大江南濱。但僧格林沁之兵依然緊扎山東一帶。張總愚大哥雖屬北行。未必遽能得志。否則定有好音來報。我們若悉衆往就一則。北地乏糧。少水。兵食艱難。再者。

地氣燥旱。江淮以南之人必然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此二端尙是小事。更有一庄最大的關繫。待我說給二位細聽。仇龔二逆同問何事落刑道。狐死則兔。悲辱亡則齒寒。物表同情。事有定理。近聞金陵受困多年。雨花臺秣陵關諸要隘半爲官軍所得。忠王侍王等屢援不利。孤城久圍。勢難終保。萬一不幸。洪天王大事去矣。我們和太平天國雖非統屬。究竟聲勢相依。彼旣有失。咱們豈能獨安。據小弟的主見。設法先解金陵之圍。然後再圖別策。正懷道然。則計將安出。落刑道講論了多時。口中覺得枯渴。且大家吃幾杯酒再說。自有伏侍從賤執壺斟酒。彼此勸了數巡。吃些菜果。瞎子等目視落刑。落刑以指蘸酒。在席間圈畫形勢。說道。目下便約會諸路弟兄。束甲捲旗。取道舍巢。英霍等處。直搗松子關。荆楚居天下之中。而松子關又入鄂。必由之路。湖

北有警。四方皆震。曾官兒不能不抽兵赴援。無論雨花臺二會。寧國鮑張水師彭楊三路之中。如能調去。一路鼎足缺一。全身皆搖。天京之圍自鬆。此乃圍魏救趙之計。二位兄長以爲然否。仇龔兩匪首拍手稱妙。須臾酒醉飯飽。撤席散坐。捻首卽傳下僞令。派幾名心腹匪黨齎了令旗書信。分往各處投遞。糾合皖南陳大濬。皖北張元龍。各股悍匪約期會於湖北邊界桐花嶺地。方匪黨身帶乾糧。束裝趕路去訖。龔仇張三匪首歇了一宵。次晨拔隊起程。逕向含山一路而進行。不數十里。忽聞背後鑿鈴響處。十數騎馬飛馳而來。匪衆回頭望去。見馬上之人。都一色紅巾黃衣。却是邊馬的服色。正不解是何路弟兄。及至走近面前。爲首一人。飛身下馬。手持僞製令旗。高叫道。前面可是天聖元帥的兵馬麼。匪衆答稱正是。因問你是那裏來的。那人答道。弟

們乃頂天將軍孫先危立地將軍孫葵心部下的邊馬現今二位將軍從河南到此聞得天聖地聖人聖三位大元帥均在此間所以特來拜望備有名帖在此求哥們代爲通稟匪衆聽了便笑容可掬的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孫將軍麾下的弟兄失敬了失敬了老哥請少待容兄弟進內稟報那人口稱有勞遞過名帖從匪接了逕入中軍至落刑等馬前呈上名帖跪稱這般如此三匪首大喜命喚來人進見參叩已畢問其姓名那人道小將姓董名保現充邊馬頭目奉大將軍二將軍的號令特地先來請安落刑笑問道孫將軍的大兵現在何處董保道刻尙相離十五里請大元帥們少停貴步想當卽刻到來龔瞎子謂仇張道孫氏弟兄我們想念已久今日既然來此我們同往一迎何如落刑正懷皆稱使得便令匪衆就地暫扎三匪首各帶數十

名從騎。卽命董保等引路。一路往前迎去。剛至中途。但見前面旆旛飄蕩。刀劍分明。無數捻兵。揚風呼嘯而來。中央兩桿大纛。黃旗現出。頂天將軍立地。將軍的字樣。董保加上一鞭。先到孫匪首馬前通報。稱張龔仇三位大元帥。特來迎接。已至前面。先危葵心聽說。喜之不勝。兩馬跑到軍前。滾鞍下地。口稱小弟拜候來遲。望乞恕罪。落刑等三匪首。亦慌忙棄鞭落馬。還禮不迭。當下五人彼此相攜。就在路旁鋪下墊褥。謙讓入座。落刑先開言道。曩聞二位賢弟起義中州。與愚兄門同心。不勝欣幸。未知目下基業如何。今日因何而至。敢乞其詳。葵心躬身道。兄長如不嫌煩絮。容當一一細訴。弟等自在隨州起事。招有四五千弟兄。舉兵之後。幸仗教主天威。大哥們鴻福先得新城。次克棗縣。陸續招撫。又添了數千精壯。方擬從漢中以窺商雒。不料豫撫鄭元。

善。鄂、撫、嚴、樹、森遣兵分路來攻。其鋒甚銳。小弟們接仗連挫四次。傷折三千餘人。新棗兩城均被地雷轟克。弟等無可容身。只得一路向南敗退。沿途接得探報。知兄長們因救英王。大兵已過舊河。弟等卽擬間道來助。豈知到得渡口。船隻營盤均已不見。尋問土人。方知軍已南行。是以兼程趕到。恰幸在此相見。未識兄長們現將何往。落刑卽將搶救不獲。半途中伏之事。備細述說。并道現聞金陵被圍甚急。擬逕走湖北。攻其所必救。以冀紓天京之圍。已偏發檄文。約翼聖元帥陳三哥。無敵將軍元龍弟等赴桐花嶺聚會。不意又遇賢昆仲到來。真萬千之喜了。孫家兩匪首欣然應諾。兩下合兵一處。聲勢愈壯。浩浩蕩蕩直奔湖北邊界而來。經過英山霍山等處。恣意搶掠。遇便姦淫。賊匪的行徑總是一樣。不必多說。却喜路上並無阻礙。逕抵桐花嶺。紮下

二十餘座大營。綿亘十餘里。晝則長蟲方旗掩映山谷。宵則標球火把照耀叢林。凡楚皖交界之北貞山棋子嶺柳家莊鳳凰牌等處皆捻匪巡徼所及靜候陳大清張元龍兩股到來便欲進撲松子關隔了數日接到大清的僞文內開現爲官軍牽掣一時不克抽兵倘能殺退敵軍自當卽日來會不必等候轉誤事機云云落刑閱畢謂衆匪道此刻兵數已多儘足分派三哥來則更好不來亦不妨只等元龍弟到日便好發兵衆匪首皆點頭無語豈知等至七日尙不見元龍到來連回信都沒有一封落刑不解其故乃聚衆商議道此處離松子關不過三十餘里我軍在此屯扎官兵豈得不知日子愈多防備必然愈固我本來的主意原想俟元龍到日請他作爲先鋒良以斬關奪隘非此人不可今逾期已久尙不見來想必有事羈絆我們亦不必等

他了。因問那位願領前鋒。當先破敵。道言未畢。閃過龔瞎子。從座上挺身而起。癟着一隻右眼。瞪着半隻左眼。手拍胸脯。高叫道。咱老子願作先鋒。雙手取這松子關來。獻落刑見丈人要去。暗想他的本領有限。如何能作前鋒。但又不便阻他的銳氣。只得說道。既然龔元帥要去。可分一半精銳弟兄。務須小心在意。瞎子奮然道。咱自懂得。不勞多囑。便帶了部匪胡春石虎。領着二萬悍匪。卽日拔營前進。逕向松子關殺來。隨後落刑郎舅孫氏弟兄。盡驅醜類。離桐花嶺而進。早有官軍探子飛報進關。那守關的將官乃是荊州副都統魁玉。鄖陽鎮總兵成大吉。湖北督標副將石清吉三人。都是有名的宿將。麾下馬步有馬隊四百名。飛虎三營。楚字三營。新字二營。銘字二營。共計十營步兵。亦係鄂中的勁旅。制臺官文撫臺李續宜。因此關乃漢江鎖鑰。楚皖。

咽喉故鎮守的兵將皆是擇尤選派自匪衆初至桐花嶺之時關中已得諜報魁玉等三將羣集商議知捻子齧聚嶺上必有窺伺此關之意便一面督率弁兵嚴密守望一面繕寫稟帖飛稟省臺時李續宜奉旨調撫安徽尙未往赴新任中途聞警倍道疾馳抵關三將接着大喜續宜見匪衆徘徊近嶺數日不來攻打疑其別有詭計便乘馬出關徧察地勢哨探至十餘里外凡山林邱壑無不了然於心笑謂諸將道賊兵不來則已來則必中吾計矣諸將拜問何計續宜道且俟回關當與諸君言之乃並馬緩轡而回立卽陞帳發令派成大吉率本部一千如此如此又派石清吉率飛虎二營如此如此二將領令而去又喚偏將石正剛吩咐道你可帶兵五百往關外十里牌屯扎如遇賊兵大隊擁來裝作驚慌却走之狀但須緩緩而退不可過於急促

致露破綻。引得賊人入伏。便是汝功。石正剛口稱得令。依計自去。又謂魁都統道。此去西北有一土山。背後可容數百人。公可統麾下馬步。多執快鎗。在土山邊埋伏。如見賊兵敗至彼處。便突出邀截。亂鎗施擊。魁玉應命。自去依計安排。續宜督同大小偏弁。憑關點守。又飛檄附近各城嚴防。竄擾佈置已定。專候匪衆到來。詎知一連五日毫無動靜。派得力探子打聽。回稱仍然繁營領表。並不他竄。續宜等心下大疑。只是猜不出什麼意思。惟有倍加謹慎而已。這日龔瞎子領着頭隊悍匪。搖旛喊殺。捲地而來。行近十里牌。見前面一枝官軍。當路排開。約摸不滿千名。且都是些老弱不堪之輩。旛旛雜亂。行伍混淆。大有慌張驚顧之狀。瞎子在馬上望見哈哈大笑。謂胡春石虎道。此等官兵。如同兒戲。若要破他。不費吹灰之力。想來這個功勞。合是咱們幹的。

說罷。把大砍刀一起便欲縱馬向前。胡春忙攔住道。元帥且慢殺雞焉用牛。刀諒。只些老弱殘兵。何勞大元帥虎威。待小將幹這功罷。瞎子笑道。既然如此。且把這個功劳讓給你罷。胡春大喝一聲。呔。你們只些不怕死的妖蠻。敢阻俺天兵的去路。俺胡將軍來也。把軟鐵雙刀一擺。推開坐騎。逕向對陣沖來。匪衆亦大聲喊殺。隨着蜂擁上前。石正剛手撚長槍。假意迎敵。未及三合。氣力不加。撥馬大敗而逃。手下官兵亦都棄甲拋戈。奪路亂奔。胡春逞強追趕。瞎子催動大隊賊兵。隨後掩殺似烏雲蓋地的捲來。追至二里多路。官兵轉過一座深林。忽然不知去向。胡春令匪衆入林尋覓。只見虛挿旌旛。靜蕩蕩。不見一人。一騎。左首有株。合抱大的凌眼樹枝葉扶疎。直如華蓋。旁邊挿着一桿大白號。上寫三軍司命四個大黑字。隨風捲蕩。局局有聲。胡春不知。